



巧化干戈为玉帛

■ 江苏南京 谢文龙

老方刚到社区当书记时,就听说这个社区是全国先进。领导找他谈话时,希望他把先进的优势保持住,老方信心满满地答应了。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刚到社区,开局竟然有点“不顺”。到任不久,电视台记者就打电话来,说要采访报道社区长期关心照顾百岁老人的事,顺便再慰问一下这位老人。老方一听就乐了,刚上任就遇上这好事,尽管是前任一直在做的事,也是给自己社区工作开了个“好头”。老方一边想,一边忙着准备开了。

记者如约而至。正当老方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时,一个居民跑了过来,边跑边大声地说,社区又做假了,成天就知道搞这些面子上的事……老方一看就慌了,又气又恼又莫名其妙,怎么半路“杀”出这么个“程咬金”来。老方连忙把这个居民请到一边说:“这位大姐,听你刚才那么说,好像对我们社区有成见,能跟我说说吗?”居民见老方还有几分诚恳,便放低了声音说道:“是啊,你看你们,平时就知道做表面工作,我家老爷子那么大了,从没见过你们关心,更不要说上门了……”听她说完,老方当即表态会尽快核实情况,这才把人打发走。

接待完记者来访,坐下没多久,老方就听到前台传来社工与居民的激烈争吵声。居民不省事也就罢了,怎么社工也不省事呢?老方头皮一紧,连忙跑到前台,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四十多岁的居民手指着社工在骂,骂的脏话不堪入耳。看着像知识分子的男人怎么能对女同志骂出那样污秽不堪的话?老方当时就懵了!他连忙把这个居民请到办公室,问其缘由。居民说,是社工故意刁难他,他才发火的。看这个人没有半点悔意,老方劝解几句,就让他走了。

居民走了以后,社工就跑过来向老方诉苦。原来骂人的这个居民姓魏,住在社区边上,前面阻挠采访

的女同志是他的姐姐。他们家经济条件好,父亲退休前在单位当领导,家里三个女儿和他一个男孩。小魏从小就受宠,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天就辞职回家了,整天什么事也不做。他们家认为他父亲也是老人,社区就应该定期上门看望,加上他们总认为社区有意针对他们,每次来社区办事都是骂骂咧咧的,社区不管什么事他们都是坚决反对。

尽管小魏一家对社区误解很深,老方觉得还是要主动去做解释沟通工作,不能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第二天,老方就去了小魏家。看到老方,小魏一家非常诧异,没想到社区竟然主动上门了。交流了半天,双方紧张的关系有了缓和,小魏也不像过去那样跟社区“针锋相对”了。

小魏的父亲那天突然去世,老方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准备上门吊唁。社区的工作人员很不理解,老方说,我们就是做群众工作的,让更多居民拥护和支持社区是起码的要求,今天是密切双方关系的最佳时机,一定要抛掉成见、放低姿态,主动化干戈为玉帛,让他们跟社区走到一起来。

当老方带着社区主任来到小魏家时,他们都惊呆了,愣了好一会儿。老方诚恳地向老人遗像三鞠躬,向小魏一家人表示了慰问。小魏主动伸出手与老方紧紧地握在了一起,从手掌的颤动里老方感受到了小魏内心里的斗争,他知道小魏的态度转变了。

处理完丧事,小魏一家专门跑到老方办公室来,感动地说,真是没想到社区能不计前嫌,专门到家里看望,社区真是把居民放在了心上,过去有些不愉快,他们也有责任,今后一定支持社区工作。从那以后,小魏一家人到社区来办事,脸上都充满了笑容。小魏还经常说,社区有事就喊他,他一定到!

亲亲草木

■ 江苏扬州 王奎

关于草木,我忠贞不渝地爱了几十年,也痴痴迷迷地写了几十年,至今依然觉得没有爱够更没有写够。我甚至在很多时候,也很偏执地认为:人活在世上,除了与父母子女最亲,除此便要算与草木息息相关了。从小到大,没有一个人不在享受草木的恩典。在过去,人即使死了,也会依赖一口树木做成的棺材才得以入土安息。自然,每一处墓地上都少不了栽几棵松树柏树什么的,就是从前的“哭丧棒”这一“道具”,也笃定是由草木之中的柳树来担当的。

有时候,我会傻乎乎地想,人如果有第十三属相,那我一定是属“草木”的。也许天生注定的草之命、木之运,我打小就与草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帮生产队里放牛的时候,任三两头水牛在周围散漫地吃草,我会随意躺在草地上,看蓝天上白云悠悠,任蜻蜓在脑门和鼻尖上蹭痒,那一种惬意之中,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草木。割猪草、割草时,我常常被刚刚“受刑”的草们所散发出来的清香所迷醉,那些草木的滋味居然也有让人“心惊肉跳”的力量。怔怔之中,被人笑成“小书呆子”“后舍贾宝玉”也是免不了的事。

记得农忙时节也曾随父母下到田里,虽说帮不了什么大忙,但却在有意无意之间,让我近距离地接触了作为粮食的另一种草木——稻子和麦子,从而粗浅地懂得正是稻麦以及所有五谷的自我牺牲,才换来了烟火人间的锅碗瓢盆、炊烟袅袅。草木的生命之美,由此可见一斑。每每在田间场头,看着被镰刀一把一把割下的稻麦身上,还留有斜斜的甚至滴着汁液的“伤口”,闻着那阵阵说不出有多生动感人的味道,就觉得世上最好闻的香味就在这里,莫过如此,那是充满爱的气息,闪耀着希望的光芒,让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跃然于草木之上,如同手捧旷世经典,久久爱不释手。

儿时,乡村还没有正规的医院,所谓走村串巷的“赤脚医生”天天背着的药箱里,西药也是数量极其有限(长大之后,才知道有中药、西药之分),因而乡亲们有个什么头疼脑热、蛇虫叮咬以及无名肿痛之类,多用土方草药。这时候,那些来自于不同草木之身的叶子、花儿、根茎或者果实,在砂锅与药罐里经过烈火的煎熬,飘散着人间绝无仅有的药香,沁人心脾,直抵灵魂深处。此刻的草木从单纯的观赏、充饥或美味,走向了救死扶伤的至高境界,便有了菩萨的心肠、佛主的模样,怎能不叫人感到爱似尊长、亲如骨肉呢?

如今,在城里住得太久,反而离草木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每次遇到园林工人在修剪冬青、行道树时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使劲地嗅上一会,那些熟悉而陌生的草木之香,让人神清气爽,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:多情的乡村少年赤脚在田埂上狂奔或漫步,任五颜六色的草木与我作伴,甚至调皮地缠绕着腿脚。即使有某些带刺的“家伙”,轻轻地划伤手臂、扎疼脚丫,骨子里依然涌动着一股无名的舒服和欢喜,仿佛人与自然、人与草木已经合二为一、难解难分。直至今日,我仍天真而顽固地认为,公园或草坪上,拔去或除掉那些自生的野草,是一种人为而莫大的浪费。

也许作为草木,它们本身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在意自己的善良、博大和宽厚,然草木无语,恩典有痕,每一颗配得上“仁慈”的心灵,都应该在感悟草木一岁一枯荣、一生一轮回的同时,感激草木给予我们无私的滋养与启迪,以精神之上盎然的绿意,活成草木的样子,与大自然里的一切唧唧我我、恩恩爱爱、相依为命。

时光深处腌菜香

■ 福建厦门 程新兵

老家有谚语:“好看不过素打扮,好吃不过咸菜饭。”这“咸菜”说的便是各种蔬菜制作的腌菜。北方老家,每到秋冬之时,闲不住的家庭主妇们又开始忙碌起来,她们将大白菜、萝卜等与盐混和,历经清理、晾干、打卤、挤压成型、发酵、调料等程序,最后做成了各式各样美味可口的腌菜。秋冬季的饭桌上,那时农村哪家都少不了它。

母亲是一位做腌菜的高手,打从我记事时起,印象中菜园里的辣椒、茄子、蒜头、萝卜、豆角、黄瓜、生姜等,几乎只要是地里长的,母亲都可以制成腌菜。小时候,觉得会做腌菜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,听说奶奶当年相中这个“儿媳妇”就是满意母亲的腌菜手艺。

母亲的腌菜手艺一半是外婆教的,一半是无师自通的。外公去世得早,母亲作为家中长女,很早就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,既干农活,还要学习女工,其中就包括如何腌菜。母亲待字闺中的时候,外婆就手把手教母亲腌菜,外婆用大缸,母亲用小缸,即便腌制坏了,小缸也不至于浪费太多。心灵手巧的母亲不但学会了外婆所教,还琢磨出了泡菜、榨菜、腌鱼肉等高难度腌菜制作之法,每次都大获成功。

秋冬之时,父亲备缸(坛子),各式各样的大缸小缸摆满庭院;母亲负责腌菜,一种腌菜占满一个坛子,辣椒、茄子、萝卜、豆角为主,占据大坛子;芥头、蒜头、豆豉、生姜为辅,占据小坛子。母亲做得最多的便是腌芥菜、雪里蕻、萝卜等,那时家中孩子多,光芥菜、萝卜一年要腌几百斤。

母亲腌萝卜条堪称一绝,先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

条,晾晒到八九成干,然后把萝卜条倒到大木盆里,再加上食盐和晒干并捣碎的红辣椒皮,一个劲地揉,直到把萝卜条揉搓得软绵绵的,盐和辣椒都入味了,然后再放入腌菜坛里。一层一层地堆码,每一层都要压得严实,直到装满坛,再盖上坛盖,并在坛盖上放一块小石头,再给坛尖加上水,长期保持菜坛坛尖不脱水是母亲的成功要诀之一。一坛腌萝卜可以保鲜很久,有时第二年取出来吃,依旧黄澄澄的,芳香扑鼻。

母亲烹饪腌菜因菜品而异,做法简单,味道上佳。一种是从坛子里挖出来就吃,原汁原味,醇厚爽口,比如,泡菜、榨菜等。一种是用蒸,省工省力,比如腌茄子、腌鱼肉等。一种是炒着吃,烹饪腌菜时放些小鱼虾、鸡蛋、肉片等,这种吃法,味道是最好的,也最受欢迎。我中学读书时是住校生,米饭是学校食堂提供,菜就是母亲制作的各式腌菜,由于母亲的腌菜确实诱人,同学们都爱吃,不几天就吃光一罐,所以母亲经常隔三差五跑到学校给我送腌菜,很多同学的母亲还特地跑到我家跟母亲讨要腌菜之法,实诚的母亲总是高兴地与人分享,有时还把一些技法要点写下来送给别人。

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是旧时乡村风俗。秋冬之时,特别是冬季蔬菜种类没那么多,腌菜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蔬菜腌制是一种古老的蔬菜加工贮藏方法,不论在我国还是国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只不过以前腌菜是作为主菜,而现在腌菜主要是用作调味品,早已不是人们过冬的第一选择,但腌菜的身影还时不时在我们餐桌出现。至今,我仍然十分眷恋腌菜的香,是血液里味道的传承,亦是眷恋旧日的慢时光。

